澹靜齋文鈔

傳

閩縣陳壽祺撰

公諱景瀚字惟廣一字海峯福州閩縣人也先世系出宋參知政事茂良迄明南京國子監祭酒用卿族始顯曾祖其裕　國朝兩淮鹽運使司鹽運使祖岏贈文林郎河南虞城縣知縣父一發雲南鎮南州知州循吏自有傳公幼就傳日誦數千言年十八補府學生員乾隆三十三年舉鄉試三十六年成進士罷歸里居教授十有四年研究經史時務凡古今因革必窮源竟委求所以通變宜民之道四十九年選授甘肅靖遠知縣郡王傅察福康安時以通侯使相督關隴軍事天下督撫

莫與並於屬吏懃許可一見公獨喜謂監司曰是一好
鮮明縣令也未抵任卽委權中衞判牘如流見者不知
其初仕也縣南鄉七星渠袤百三十餘里溉新甯安恩
和鳴沙三堡及白馬灘田十餘萬畝久淤塞歲常苦旱
戶口卒逃亡公相形勢立捐俸購石築壩大河兩岸遏
水使入渠口料通渠夫役併力挑濬露宿河干數十日
渠流始通逃亡復業復請於大吏假常平倉穀千餘石
資渠夫口食次年春大浚七星常樂鎭靖三渠重葺紅
柳溝環洞及減水諸閘洎立夏放水水高於往時六七
尺溉田十餘萬畝迄今縣食其利焉是冬歸靖遠未數

月調平涼前後四年多政績籌穀米增驛騎禁強取饗聚除強派鹽賈僧閭商旅咸撫累邑東北七十里有地曰淺淺子夏秋間每起雲霧發冰雹傷田禾人畜民以爲苦公齋三日移牒城隍神期以翊日驅之及期率兵役往中途民歪告曰昨夜半其地忽風雷如戰鬬聲晨視則水減大半矣公至果如所言發鉏水涸自是平涼無冰雹災夏禾將熟螟蝨忽生農民恐奔告於公公貂禱城隍祠及蝦蟆祠翼日往勘螟蝨盡滅一邑驚以爲奇五十五年權固原州兼攝鹽茶廳撫民同知捕獲積賊境內肅然是冬舉尤異五十七年權循化廳同知申

約束釐訟讞解番變嚴關禁不以荒陋而慢之八月復回平涼則前所整理者皆蹂壞公竭力支持二載乃復初五十九年擢知陝西邠州嘉慶元年參督府宜綿軍事當是時督府奉
旨治事蘭州而西安又召滿兵赴楚馬首東西未有所決公進謁曰今楚賊蠢動商洛毗連楚境慮逆黨嚮應且防竄入力請東行彈壓督府從之及抵關中奉　廷寄適如公所言於是幕中大小事悉令公參決而後行壽以緝鞫逆犯功　奏升知府從大營攻鄖西賊平之籌漢口以北善後事宜乃還冬十月督府以蜀楚賊

冉熾率兵趨陝而興安賊徒屯聚窺伺郡城陝撫遣檄告急公從督府至會戰破賊巢五賊首乞降餘悉奔竄陝境平補慶陽知府部議覆駁
高宗知公之贊軍謀也特旨如督府所請行二年元旦入蜀冒雪攀崖屢瀕危從攻三賊巢破之尋以前從攻五柞雲功　賜花翎當是時達州巴州賊紛起官兵不暇接公統計兵數審形勢要害議遣甘州兵趨楊柳壩分五路勦禦金義寺遣土兵趨清溪口遣延綏兵趨王家營督府悉從之賊渡河四出焚掠公望見煙火數處曰賊獨擬至此意不在金義寺而大兵尚在使賊尋伺

西寧請督府陳狀督府令赴諸營即馳詣元戎撫督府
意翊日元戎督兵攻破金莪寺賊巢空之遯矣六月督
府檄四川軍事復奉
命總統三省轉府文書及四省軍情皆屬公公駐營久
暑卧濕地足踝項腫日夜痛楚然軍務倥偬常力疾撫
凡治事不敢少安者逾二載三年奉督府移駐興安禦
賊冬　奏調公知蘭州府四年春督府奉
命歸京師以將軍恆某權軍事將軍松筠尚書長齡先
後至皆留公軍營奉
旨飭回蘭州公從軍五載奔馳四方暨參戎機夜撰疏

札大府倚爲腹心不可暫離目睹流賊情狀謂剿禦非善策作堅壁淸野議曰竊惟邪匪滋事以來蔓延四省輾轉兩年負固則經年累月不能克奔竄則過都歷郡不能禦議者惟以兵少爲辭於是調隣省增新兵募鄉勇但謂以多爲貴不知其無益而反有害也何則國朝經制之兵有限而腹裏尤少其重兵所在非番回錯襍之區則形勢要害之地也一調不已而至再三備禦空虛奸民因而肆志是無事之區又將滋事即如四川湖北之兵皆以全赴苗疆邪敎遂乘機起事豈非明效大驗乎此調兵之害也倉卒募兵但取充數非市井無

賴之人則窮苦無聊之輩紀律不習技藝不精心志不齊膽氣不壯遇賊惟有紛然鳥獸散耳此增兵之害也鄉勇守護鄉里易得其力若以從征則非所願無室家妻子田廬墳墓之足繫其心也乎居未受涓滴之恩臨難責以身命之報於勢既有所難能而爲之長者素昔等夷本無上下之分與以虛名強相鈐制於心又有所不服故加恩則玩而驕執濤則忿而散求其約束而整齊之者難矣其藉此爲利浮開名數冒領銀糧者又無論也至於臨陣既未習乎戰鬭又各自爲步趨疑則易驚紛則易亂卽或誘之以重利鼓之以大義而有勇無

剛能暫而不能久鬨然而進亦鬨然而退百此鄉勇之
害也且兵勇多則糧餉廣糧餉廣則轉運難　國家帑
藏充盈殺賊安民雖千萬所不計而民間之疲於輓輸
困於差徭者不知凡幾矣文報有站糧運有臺軍營之
移徙使節之往來其夫馬不能不資於民力近地不足
調之遠處州縣雖官爲給價而例案所銷豈能敷用每
縣夫數百名馬數十匹道途之費守候之費津貼之費
司事者口食之費皆派之里下不肖生監又從而乾沒
其中爲日既久民力竭矣官吏但顧考成一切以軍興
爲從事科歛督責民必不堪事變滋起或遇水旱之災

何以處之况乎將領不能約束兵丁所過甚於盜賊鄉勇從而效尤激而生變是所憂者不獨在邪匪也然使有濟於事僥倖成萬一之功可也而自去年以來其情形大槪可見矣四省之山層崖峭壁側立如城砦者所在多有其上有田有水賊若據之非數萬之衆不能攻敢然周圍百餘里或數十里終未能環而圍之也竭力仰攻士卒損傷過半幸而得之賊已乘閒率衆他徙矣則又竭日夜之力以追之而其勢常不相及蓋賊因糧於民無地非民則無地非糧官兵之糧必須轉運賊竄無定向亦無定期糧臺豈能豫設夫馬豈能豫增倉卒

移營糧必遲悞此一難也賊皆輕身登降便捷而我兵鳥鎗弓箭火藥鉛彈身所佩帶不下二三十觔行走不易此二難也賊皆本土之人慣於山行婦人孺子亦趫捷若飛而我兵如陜甘等處壯健有餘輕捷不足登山半日汗流氣喘未遇賊而先困矣此三難也賊隨時隨地可以休息而我兵行必按隊止必安營挖壕樹栅守卡站牆日夜不得安歇此四難也賊常飽而我兵常饑賊常逸而我兵常勞勝負之勢已分矣幸而勝之所殺者賊之後隊數十百人或其老弱疾病不能行者耳其首逆及全夥不可見也賊之詭計又分布數人於左右

十餘里中四面放火使我兵疑畏不敢遽進及至撲明
而賊蹤已遠矣此尾追所以常不及也於是有謂宜繞
道前進迎頭截殺者然前後夾擊則左右分馳東西並
攻則南北各竄山溜重疊道路分岐安所得十餘萬之
兵一一迎而擊之卽令兵多將廣四面兜圍而賊聚而
衝我散而守十餘萬之兵分布於周圍數百里之内其
勢既分其力亦薄賊以全力拚命衝突亦未有不潰而
出者故賊之往來可以自如我之進退反不能自主賊
合而我兵不徹不分賊分而我兵遂不能復合焚掠裹
脅賊愈殺而愈多疾病死亡兵日添而日少勦則無以

爲守守則無以爲勦今日之賊無論非今日之兵所能
蕆事卽或領兵全來新兵已練而使之追逐千里之餘
奔馳半月之久力疲氣阻其勢又爲今兵之續賊勢益
張兵氣益餒日延一日事恐不可問矣然則爲今之計
將奈何曰賊未至巴州而巴州之民先去賊未至通江
而通江之城已空守土之官雖欲效死勿去其誰與守
此無他民心無所恃也故殺賊以安民也今必先安民
然後能殺賊民志固則賊勢衰使之無所裹脅多一民
卽少一賊矣民居奠則賊食絕使之無所擄掠民存一
日之糧卽賊少一日之食矣爲今之計必行堅壁清野

之濤責成地方官巡行鄉邑曉諭居民團練壯丁建立堡砦使百姓自相保聚併小村入大村移平處就險處濬溝高壘積穀繕兵移百姓所有積聚實於其中賊未至則力農貿易各安其生賊既至則閉柵登陴相與爲守民有所恃而無恐自不至於逃亡別選精銳之兵二三千以牽制賊勢不與爭鋒但尾其後賊攻則救賊退則追使之進不得戰退無所食不過旬餘非潰則死此不戰而屈人兵之上者也其要必先選擇良吏一省之中賢而能者道府豈無數人牧令豈無二十餘人其奔走趨事明白勤幹者佐貳豈無數十人今川省賊所往

來川東惟夔州達州川北惟保甯順慶而已陝西惟興安漢中商州河南惟南陽湖北惟荆州宜川施南襄陽鄖陽而已所屬牧令賢者留之不肖者易之每處各派佐襍數人分任其事以一道府董局事佐以正佐數員講明利弊議定章程總其大綱其餘道府分路經理稽察不過三月可以畢事其次則相度形勢天成之險如大成砦太平砦者加卑因高使之可守移附近居民於其中先藏積穀貧者官貸其資茅屋草棚聽其自便其故居仍留勿毀賊未至時仍可如常安業也其村莊市鎭人煙輳集如臨江市普安場者隨其所居因山臨水

爲築城堡外挖濠壕務令高廣民居零星在外者移入之磚石木料匠役之費皆給於官惟丁夫取於民有貧乏者量給口糧以代賑恤其次則選擇頭人山上之砦平地之堡人戶既多一切事宜需人經理擇其身家殷實品行端方明白曉事者或紳監或耆民舉爲砦長堡長給以頂帶予以鈐記使總一砦一堡之事其淸察戶口董視工程經管銀糧稽察出入訓練丁壯修飭守備別擇數人爲之副各就所長分任其事以專責成其次則淸釐保甲戶口蘩多奸良莫辨外至者虞其爲間諜也即久居者亦慮其有匪黨也行保甲之法十家聯保

互出甘結始準移居匪類送官究治其蹤跡可疑倘無
碻據者別附冊尾聽其另居自便毋使溷入以滋後累
其餘良民悉使團聚家有幾人大小幾口所操何業田
土若干詳註冊內以備稽核其次則訓練壯丁每戶抽
壯丁一人或二三人編爲部伍鳥鎗刀矛各習一技官
爲給價製備器械每一堡砦擇營中千把或外委一員
兵三四名使之勤加訓練有事則登陴守禦自保鄉里
毋令出征惟本州縣有警或隣堡告急許以其半救援
其次則積貯糧穀堡砦之中建倉數間富家囤戶有糧
難以盡移者官給銀悉行收買入倉無者買於隣近各

鄉官兵經過卽以此糧供支賊至閉砦壯丁守陴按名給糧毋令家食其鰥寡孤獨貧乏殘疾及家稍充而實無糧者準其照冊分別賑借賊平之後卽爲本鄉社倉分貯常平一遇災歉亦可就近賑糶其次則籌度經費所有築堡挖壕建倉買糧置備軍械一切守禦器具及搭棚蓋屋之費銀皆官給交堡砦長司其出入惟倉穀之數主於官賑借供支官爲報銷其餘銀勻攤於堡砦居民所有田地分爲十年或八年隨地丁徵還如此者有十利焉川省無土著之民五方襍處其性輕於去就故一聞警報輒四散奔逃民心疑懼則千里無堅城矣

今堡砦林立聲勢聯絡民居既安民志自定父母妻子一家團聚無流離死亡之憂並不慮爲賊逼脅陷於邪黨可以保全良民潛消賊勢其利一也糧皆藏於堡砦之內所餘村落店館皆空屋賊即千里焚掠無所得食若攻圍堡砦則丁壯自護身家其守必力又有隣堡之救援官兵之策應其力必不能攻陷狂奔十日非潰而四散則輾轉於溝壑之內而已區區首惡何難就擒可以制奔竄之賊其利二也據險之賊不能不下山掠食今民皆團聚糧不露處冬春之交野無青草附近已無所掠遠出則近山之堡砦皆得邀而擊之其勢又不

敢出坐困月餘積糧既竭終亦歸於死亡逃散而已可以制負固之賊其利三也州縣之有鄉村如樹之有枝葉枝葉傷則本根無所庇鄉村皆為賊所蹂躪其城郭之不亡者僅矣今四面皆有堡砦障蔽擁護賊必不敢徑犯城郭有急則環而救之如手足之捍頭目賊將腹背受敵況官兵又乘其後乎可以保障州縣其利四也堡砦遠者相距數十里近者或十餘里官兵經過就近供支糧臺可以不設官無轉運之費民無輓輸之勞至文報往來尤關緊要堡砦之在大路者卽安設夫馬遞送無須兵勇護之可以省臺站之費其利五也毋省撫

選精兵三千賊合亦合賊分亦分牽制其後使之不得
攻陷城堡足矣其餘悉令歸伍所省鹽糧猶其小者也
兵少則差徭亦省民受無窮之利而營伍不至空虛亦
無虞再生他變其利六也守陴壯丁惟賊至時數日給
以口糧㫁無按月之鹽糧無安家之銀兩也其費較招
募鄉勇所省何啻天淵而愛護鄉里朝夕相見猶有古
者守望相助之意可以情法維繫之不若鄉勇從征日
久習於兇暴怯公戰而喜殺掠釀爲將來無窮之隱憂
其利七也保伍時相糾察而堡砦之長又從而稽之則
奸宄無所容其桀驁不馴如啯嚕者亦偪而不敢肆可

以漸化爲良民其利八也邪教蔓延爲日既久伏而未動者正不乏人今淑慝既分居不相襍其冥頑者苟潛入於賊黨可以一并殲除其愧悔者必安居乎故業可以保全身命絕後患之萌開自新之路其利九也規模既定守而勿失遠近一體上下同心如網之在綱有條不紊如身之使臂無令不從無事之時按籍而稽瞭如也有事之時盡地而守井如也一勞永逸數世賴之其利十也然而愚民可與樂成難以慮始因循目下畏難苟安此議一出必有阻之者矣一則曰騷擾反以累民也夫擇利莫若重擇害莫若輕賊匪所過焚燒房屋殺

戮人民擄掠婦女其慘極矣民雖至愚亦必明於利害所全者大卽小有騷擾猶當毅然爲之況保其身家全其積聚順其情之所樂何累之有若云奉行不善則官吏之過當易其人不當廢此瀰如戰場失利豈以偶無良將而遂永不用兵乎一則曰迂緩不切於事也夫欲速則不達自去歲以來各省所行者何一不速何一有效事固有不急急於目前而收功於異日者及今爲之未爲晚也行之一縣可保一縣行之一府可保一府同時並舉不過三月賊在羅網之內矣是速莫速於此也舍此以圖其果有旦夕奏效操券而得之策乎一則慮

其費大也夫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苟能平賊卽多費亦所不惜今州縣大者不過堡砦數十處小者十餘處一省所辦者不過三四十州縣百裒多益寡合計每省不過用銀一百萬兩而已自是卽無所費較之養兵養鄉勇每月需銀百萬者其費何如且尚未有底止也況惟買糧爲費較巨而糧分貯於堡砦何異貯於州縣之倉今各州縣豈能不採買乎其餘借項分年帶徵歸款是不獨省費且並無所費矣一則畏其難也夫天下無難成之事患無任事之人今自道府下至堡砦之長總理者有人分任者有人勞瘁不辭纖悉具舉何慮其難

難且通江巴州儀隴賊所蹂躪之處失業難民豈能不為撫卹清察戶口修理房屋弔生卹死賑乏周貧其繫難何止十倍於此與其補救於已然之後何如豫備於未事之先願平心而熟計之也是數說者皆不足以難之然則今日急務莫有先於此者矣安民即所以殺賊民懼賊而逃猶可言也兵愈增則差徭愈重師愈久則擾累愈多數月之後恐民之見賊將不逃而合之矣今不早為後悔何及哉議上大府遂以為然適當事者急於見功以為迂闊中止又撰平賊議大略謂平賊之策不過勦堵撫三者而已堅壁清野之法不戰而屈人策

之取上者也然而工鉅費繁蹂躪之餘民之葢藏既空
生計復窘軍興日久官亦未有餘力及此需之歲月今
日又急不能待也無已其惟分屯合擊之一策乎夫兵
宜聚而不宜散貴精而不貴多今徵調半天下其數將
十餘萬而經略參贊總督將軍所用僅二三千人合四
省計之不過一二萬其餘安歸乎賊股愈分而愈多路亦
愈分而愈襍於是派提鎮參游率兵千餘或數百人以
分勦分堵不計賊之多寡兵之足敷勦捕否也究之所
謂勦者隨賊奔𨓜而已所謂堵者坐延歲月而已兵力
既衰聲勢愈弱數年以來未淨一路是置兵於無用之

地而虛糜糧餉也府廳州縣或一處召兵或百餘或數十勢孤力微故轉糧散餉常覺兵多臨陣出征又常慮兵少其弊在於分是不可不合而聚之也疲病恇懦之兵不能為利而反為害矢石交加之下一人驚顧萬衆披靡即有勇者亦無所施其力矣善用兵者惟在能忍我不退則彼必退機之先後不過須臾將卒以時訓練使上下之情洽則休戚相關彼此之技均則臂指可使故兵將必相習而後兵可用今所調之兵不必領於原營之將數月而易人臨時而更換兵不識將將不識兵倉卒遇賊有委而去之耳近年陣亡之官甚多陣亡之兵

反少以此是不可不精於操練也精壯之兵皆歸大營分給諸將大半老弱多不過二千人少者千人其能戰者惟數百人耳何可責其成功且尤患者兵少而官多將軍提督副都統各數人總兵十數人盡予重兵焉有此額其供支百倍於官兵省一人卽可養數百兵而有餘又一隊之兵僅二三百人而參游都守或多至七八員提鎭之雜不能俱飛而本營至無一官以目兵而署都守以武經而護參游兵備空虛營伍廢弛何不別而擇之汰老病而擢勇智其循分供職者均回本營訓練新兵乃無更調此兩得之道也是將卒不可不精選也

統馭在將致死在兵今軍營告捷官之升擢者一疏至數十人而兵之得官者千百無一二也一升之米一兩三錢之銀所得幾何所望者惟厚賞耳而今之經略參贊不名一錢安得賞不踰時爪牙無摧堅陷陣之士偵諜無深入效命之人賞濫報輕孰爲我用是犒賞不可不厚也今被賊者四省一省之大屬吏賢而才者豈無數十人大府大加甄別度人地之宜升調勿拘成例使之撫循民人愼固疆圉假以便宜寬其文法毎州縣視其緩急輕重予銀萬餘兩或數萬兩以暇儲米麥草豆雇騾馬整器械勸修堡砦團練鄉丁使自相保聚官爲

巡行郊野諭曉大義其民皆有尊君親上之心敵愾從王之志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可以助將帥官兵之所不及是牧守尤不可不擇也數者旣具可以行吾之策矣以陝西一省言之經略參贊總督將軍各提鎭各州縣之兵及隨營鄉勇其數不下十萬汰其老弱疾病怯懦無能者罷歸原營可得精兵四萬人以爲戰兵又其次者可得二萬人以爲押運軍馱留守營盤每一千把領兵百一參游都守領兵五百或三百卽爲所部兵將永不相離四萬精兵分爲八營每營五千人守兵以千人轉之經略參贊總督各領一營其餘以提鎭之有勇略

者領之又於其中擇敢死之士數百人以爲親軍明白善步者數十人以爲偵探倍給鹽糧即於汰歸四方之兵餉取之有餘分屯要地宜疏而不宜密宜遠而不宜近如賊在終南山中則盩厔五郎鎭安石泉洋縣留壩鳳縣寶雞皆要地也相形勢扼險要四面分布聽賊之游衍於山中我自椎牛饗士休養撫循使我兵力足氣盛皆有勃然殺賊之心賊蹤在百餘里內兵力可及者星夜發兵風馳雷擊附近之營各有偵探不期而來或截其旁或邀其後州縣之鄉勇亦乘其懈則一舉可以成功或賊乘間移至甘肅四川近我營者邀而擊之遠

則不堵不追亦移各營之兵徐行環布相機而動若賊分竄兩省則各分四營之兵環之若分竄數處則擇其重且急者環之以逸待勞令不得出我之範圍旬月之內可以蕆事矣以此爲勦卽以此爲堵勦堵得宜而勝算既得投出者必多賊勢既窮悔過者亦众不言撫而撫在其中是亦策之善者也否則分股而馳分地而守兵力日疲賊勢轉熾如前所云吾不知其所底矣既而大臣有以前堅壁淸野議　奏御者四川總督勒保亦行於蜀有效總督松筠在漢中復奉
旨飭行其灂卒用蕩平十一年續編

皇清文穎

仁宗特出是議付館臣載之論者以公經世之學先幾之明老謀壯志上與

廟算符契非凡百賢能所及也旣返蘭州辦軍需派糧餉賑旱災七年冬入覲

仁宗溫諭垂詢軍事甚悉蒙

恩內記名十二月二十六日疾終於京邸年五十有六公豁達明敏曉兵事尤喜植士類引入材士之貧不能赴省試者皆贈以道里費所在民悅所去民思去之日奔丞於道皇皇然如失所恃蘭州爲之立生祠馳驅戎

馬之間迫逼賊壘往來不少動聲色嘗返蘭州宿江口中夜訛傳賊至百姓驚竄丁役鳥散公堅臥不起須臾訛言頓息其臨事鎮定皆此類也丁父艱間關萬里由滇之楚旅費不繼奔走淮揚徐豫間乃克扶喪歸葬家數十口一身肩之族戚困乏者假貸助之捐貲葬吳氏子停棺十餘出仕後歲周宗族數十家十九年如一日著祭儀考四卷禘祫考一卷說祼二卷鄉風說二卷離騷箋二卷孔志三卷循化廳志八卷澹靜齋文鈔八卷詩鈔六卷讀書錄訪古錄若干卷子四長式穀廪貢生仕至壽州知州受穀舉人左翼宗學教習豐穀舉人湖

北天門縣知縣瑞穀

欽加同知銜現任河南睢寧通判

澹靜齋文鈔目錄

閬中海峯龍景瀚著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外篇目錄
第一卷

澹靜齋文鈔卷之一

閩中海峯鄭著

王會圖賦

唐受天命奄有四方皇帝既成武功遂恢文德遠夷慕義如內諸侯貞觀三年南蠻酋長謝元深來朝中書侍郎顏師古言曰昔周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今蠻夷如元深等冠服有異宜令有司寫爲圖以示子孫並繼盛德無極制曰可圖成張於紫宸殿秘書監參預朝政臣魏徵拜手稽首而獻賦曰臣聞神農氏之有天下也嫥捖剛柔提絜形氣契九竅種九熟以撥領

夫天地甄序四海遠近山川林藪所至辨方正位經土分域處豎以便勢乃命白阜是曰怪異之子脈水道度地紀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二萬里出於日月之表環以裨瀛之水上哉邃乎古帝王之極軌也堯遭洪水劃為九州舜禹疆之立營荊幽臣讀虞夏書欽明濬哲卓哉二聖之德與天匹休而有苗三危共工幽洲羽淵殛鯀崇山放兜時所偁四裔皆今版圖之內數千里而遙匪力不足以讋遠其要在於內修亦越阿衡左右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曰商是常太保旅獒用訓周王公旦踐阼乃徠越裳曰匪旦之力實文王之德蓋謙

譏而未遑何汲冢之篇怪奇恍惚臣愚未能得其詳竊謂孔叙墳典斷自唐虞迺秦滅學經籍道息出煨燼之餘後儒掇拾附會非鑿則誣要不足信惟聖人憂盛思危怵惕勤厲之意固燦見于詩書始皇既滅六國南裂勁越北死強胡劉石泰山鑿道飛狐勝廣一呼阿房為墟漢武開西域倒匈奴夜郎朝鮮南越東甌立郡縣迺斥堠遂建十有三州民病盜起紛紛擾擾不絕如旒輪臺之悔晚矣乃封富民之侯殺轍相尋至於隋煬殷鑒不遠在彼夏王天眷明德篤於大唐皇帝以一旅之師奉神尭起晋陽長驅河隴席捲秦涼破世充擒建德

諴武周丕黑闥貔師都覆公祈乾旋坤轉颷馳電擊四極之內莫不服帖嗣位以來與民休息寬徭役省刑罰不敢盤于遊逸觀田惟日孜孜天鑒厥德無有疾風苦雨昏札瘟疵歲則大熟萬民皆飽以嬉居不閉戶行不拾遺一歲之內斷死刑者二十九庶幾三代之盛時有不爲臣帝赫斯怒羽書夜馳鐵騎晨發築骨成山灑血爲雨伏允自經頡利爲虜蠻南羈縻之州安西都護之府天戈所指則莫我禦殺以嚴霜煦以仁風東夷北狄南蠻西戎延頸舉踵翕翕喁喁其東則高麗渤海百濟新羅康眞之奚日本之倭靺鞨則粟末黑水契丹則日

遡從河此其大者也末婁逢斫波邪多尼沮濕流兜海
島緞蛾山名次對水曰燕支環而居者以萬計悉數不
能終其辭其西則高昌亞墨疏勒焉耆罽賓天竺于闐
邱茲佉沙弭秣捍恒賒彌東康布鞜西曹柘枝蔥嶺東
西萬有餘里爲漢三十六國之遺自此以西極於西海
之域火羅勃律波斯大食俱位舍摩拂菻識匿恒滿都
盤沙蘭阿没漢武所未通張騫所未識其雪山之北洮
河之南撒處濕嘅介我松潘百五十種是曰吐番迷桑
春桑白狗白蘭党項之八姓十族退渾之青海赤山泥
婆羅覆銅作瓦蘇伐刺縫革爲船古羌戎之遺種或出

於禿孤熾盤其南則烏蠻白蠻東趨西趨西原之苗南平之獠兩爨三浪十睒六詔林箐蒙密山峒奧窔自邕管桂林達於永昌哀牢益州之微蜂屯蟻聚所在而有而莫強於南詔與驃若浮大海出廣州林邑扶南浮羅流求水陸眞臘赤土白頭訶陵道明婆利馬留盤盤單單毛人夷亶之洲島嶼隱現若沈若浮其北則匈奴故庭東西突厥烏羅烏丸處密處月金滿沙陀堅昆黠戛鐵勒十部強者回紇大則拔野古與薛延陀小則骨利幹與多濫葛阿跌都播同羅僕骨斛薛奚結白霫元闕統以燕然都護六督七州秉我節鉞莫不款塞請吏執

贊軨誠鑾山方水來會王正是日也尚舍奉御乃設御幄於太極殿乘黃陳車鼓吹置案大樂展縣守宮張幔上下立黃麾之仗左右交雉尾之扇勳翊挾於三門文武列於兩觀侍中版奏中嚴外辦天子乃服袞冕御輿出自內宮伐靈鼓鏗蕤鐘羣臣畢入習習雍雍街南則三師三少道西則介公酅公朝集使立其後褒聖侯位乎東乃命通事舍人引贊八蕃次及絕域各以其班則有贊普末蒙可汗可敦特勤葉護大論小論論茝扈莽阿波吐屯帛衣大兄對盧鬱折賓就覊黎坦綽布燮古龍那延六爽三託亦有平章常侍諫議郎中長史司馬

僕射王公鏑我官號襲我藝夙其爲狀也赭面青面金
齒銀齒鐶絲牽鼻角筩楦耳繡腳雕題鋸牙鉤鼻鏤面
而黛色斜嵌飛頭而赤痕隱起蟠盤以晝龍毛蓬蓬
而若豕或乃身高三丈髮長四尺夾頭取扁劉唇使赤
長鬟過臍斷髮覆額豕首之膚如脂高鼻之瞳皆碧其
冠服也熊皮烏翼錦綫金藝靑羅白羅金襪銀襪插以
雉尾綴以豕牙襦袴通身彩畫大口襟綴銅鈴帶橫金
釦木皮襪尻竹葹籠首羆羅作帽鞢𩋇名屬璞金袪直
飾珠纓絡古貝則一幅橫腰朝霞則三層束腳或跣而
入或偃以乖蹙踏後先驚睨左右典儀旣唱若崩稽首

既定神魄徐申頸脰毋嚘狺吽掁孱張咮萬口附和穰
不可究乃有譯者代爲之奏皆曰天可汗威武慈仁不
棄遠人臣等出幽竇瞻蒼口願奉正朔守邊塞世世爲
唐藩臣敢修歲事獻方珍乃有骨咄㹦羱羝騶虞白澤鹿
號扶餘䴥犄太白稍割牛則角長禱犎鼠則尾赤鯨睛
入月羊臍屬地贅小如狗雩大若豕活禱之蛇九寸獨
峯之駝千里鳥則綠毛舍利結遼頻伽嘁鐵吸火吐綬
吞蛇馬則頗黎青海毯瞇統倫飛霞皎雪奔虹翔麟若
夫烏鹽青鹽金柂銀柂葛藍軍達波稜蒲陶波羅紏絜
波律調膏二句之繭四熟之稻尋支之瓜鶻莽之棗鐵

號迦沙香名龍腦鐸鞘浪劍楛矢暝弓三島流金之漆
康干化石之松氈葦毦罽金銀錫銅凡茲服食器用惟
大府之供至於金銀叵羅青鬃琅玕車渠大貝文螺石
坩象牙翠羽火齊木難水晶玳瑁金剛瑇瑁玻瓈五色
珊瑚千枝明月之珠通天之犀紅帷馬腦白則羊脂僅
䲨翕焜殿陛陸離天子憮然而動色曰朕無所用之無
逆遠人之意其付所司胡旋舞女毲諾侏儒大秦幻人
僧祇女奴賜之粟帛使返其都大禮既成羣臣賜宴文
幕障帷清尊設坫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尚食進御
九部升歌中書尚書都督刺史凡内外臣及百執事脫

爲解劒離席而起乃進言曰皇帝神聖恭儉溫良無有遠邇內外闓澤樂康著烈彌茂光於虞唐恭惟元正首祚天錫皇帝萬壽無疆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謹上千秋萬歲之觴皇帝曰予一人無良惟天惟祖宗覆翼於予予不敢忘爾其交修罔或怠荒以綏靖於四方敬舉公等之觴皇帝又曰朕聞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孰荒于門而治于田今朕赤子無乃猶阻於飢寒其命使者巡行天下禮高年問疾苦舉孝與廉散財出庾制詔所過刺史縣令各慎乃司毋敢不敬毋覬邊功以勞我百姓謹守封疆其來者聽

臣徵再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魯都考上

先儒皆謂魯都曲阜自伯禽始封至春秋戰國子孫世世居之余歷繙史志而後知魯都有二城魯公蓋迭居之其相距不過三四里閭閻相接後又聯而一之漢以後或爲國或爲郡所治之縣亦迭居之故魯縣亦有二惜乎諸地志皆考之未詳也魯都一爲曲阜少皞之虛伯禽所封漢書地理志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者是也應劭風俗通曰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于山陵也今曲阜在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此以阜而名者也一爲奄城古奄國都也成王時以益

魯書大敘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因以封周公是也後漢書郡國志注引皇覽曰奄里伯公冢在城內此以國而名者也二城相距僅三里曲阜在東而少北今曲阜縣北三里之古城村也奄城在西而少南今曲阜縣治也伯禽及子考公皆都曲阜考公之弟煬公始遷于奄城傳十數世入春秋後復遷曲阜蓋在僖公時史記煬公所築之闕在奄城僖公既遷宮室已毀而闕僅存民庶得環而居之故孔子所居謂之闕里而蜡賓之後得與其從遊于觀之上閻氏百詩疑夫子士庶不當居雉門之外者考之未詳也漢魯共王靈光南闕即因此

闕爲之故欲壞孔子之居以廣其宮王延壽靈光殿賦
敘云因魯僖舊址而營焉僖公既還曲阜則奄城之居
至僖公而止故曰僖公若子孫世世居之則不當獨言
僖公矣春秋所書之雉門兩觀在曲阜僖公以後始僭
爲之元和志云兩觀在曲阜縣東南五十步是唐時猶
有遺蹟可見又云闕里在曲阜縣西南三里魯城中是
各在一城明爲兩地亭林顧氏以兩觀與煬公闕門合
而一之誤矣僖公所作泮宮未還以前也在奄城閟宮
之詩言路寢新廟既還以後也在曲阜五父之衢在奄
城左傳定九年陽虎竊寶玉大弓舍于五父之衢曰魯

人間余出亭子徵死何暇追余江氏鄉黨圖考以爲城外是也而又引括地志曰五父衢在曲阜縣西南二里魯城內以是爲疑不知括地志所言魯城正指奄城在定公時正爲城外西郛江氏蓋未知魯城之有二也衢在闕里東一里近孔子居故孔子母死殯于是焉瞿相圃亦在奄城惟大庭氏庫據郡國志則在奄城據元和志則在曲阜然左傳杜注云魯城內有大庭氏之墟于其上作庫大庭氏神農之別號也神農少昊蹟相因似宜在曲阜後漢志或誤也秦項之亂曲阜蓋已殘毀故漢之魯國都于奄城後漢因之漢末魯縣又還于曲阜

晉時魯縣則在奄城元魏因之故酈氏水經注以奄城爲魯城以曲阜爲魯縣故城隋始改縣名曰曲阜其治又遷于曲阜唐因之宋初亦因之大中祥符間改縣曰僊源遷治于今曲阜縣東十里別爲一地非二城也金元因之至明正德七年流賊陷曲阜乃徙還魯城故址至今因之闕里與相圃俱在城內是古奄城也二城皆魯國故都漢晉至今迭爲縣治相去不遠有時或聯爲一故前人俱不甚分辨惟水經注敘次最明晰其敘沂水由東而西曰逕魯縣故城南而申之曰縣卽曲阜之地少昊之虛此言曲阜也又曰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

子臺臺西北二里有周公臺臺南四里則孔廟即夫子之宅也孔廟東南五百步爲靈光殿南闕闕之東南爲泮宮相其形勢及里數孔廟正在魯縣故城西南三四里此言奄城也即酈氏當時之魯縣也而不明言之者以上云泗水逕魯城西南合沂水則沂泗合流之處即爲魯城此敘沂水將終故知其爲魯縣也元和志亦明斷曰曲阜在曲阜縣理魯城中又曰闕里在曲阜縣西南三里魯城中矍相圃在曲阜縣西二里魯城中縣理既曰魯城而西南三里又有魯城是有兩魯城矣縣理魯城即酈注之魯縣故城古之曲阜也西南三里之魯

城郎鄘洹之魯城古之奄城也知此而經史及地志所識皆可考矣

魯都考中

何以知煬公之遷奄城也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裴氏集解引世本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夫曰徙則別有其地非曲阜矣曰今魯國則非周之魯國矣後漢郡國志魯國古奄國亦謂漢之魯國也言煬公徙今之魯國是煬公遷于奄城也蓋因遷都而築闕也何以知魯公之復遷曲阜也水經注云沂水逕魯縣故城南又云縣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周武王封姬旦于曲阜曰魯所謂魯縣故城者正古之曲阜也而又曰沂水北對稷門是指魯縣故城之門也春秋僖二十年新作南

門穀梁傳曰南門者灋門也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故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矣則當時之宮室寢居必直此門可知是僖公復還于曲阜也一徵之閟宮之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使非還徙何爲寢也廟也門也紛然並作再徵之公羊傳閔二年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也鹿門爲魯東門爭門爲魯北門今在城在西而少南曲阜在東而少北東北兩門正曲阜地也當日

慶父作難魯亂數世齊桓欲舍其舊而新是圖爲魯國長久之計而大亂之後重用民力故但修其城而已至二十年然後遷焉魯頌所謂復周公之宇者亦兼此而言之非但得常許之地也何以知兩漢之魯都皆在奄城也漢書景十三王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居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爲靈光殿南闕後漢志魯國有闕里孔子所居闕里在奄城則魯都亦在奄城矣何以知後漢之末復遷曲阜也應劭風俗通曰今曲阜在城中委曲長七八里曰今明前此之不然曰在城中是當應氏之時城在曲阜也且自漢及晉魯縣

皆在奄城若漢魏之間縣未遷于曲阜則曲阜歷來未
嘗爲縣酈氏水經注其于曲阜當云魯國故城不得曰
魯縣故城矣何以知晉時魯縣又在奄城也王隱地道
記云五父衢在魯城東杜預左傳注云五父衢在魯縣
東南考五父衢與闕里相近俱在奄城若皆曰魯縣在
曲阜當云西不得云東矣何以知元魏之因晉也酈注
以曲阜爲魯縣故城是其所謂魯城者謂當時魯縣之
城必奄城也何以知唐及宋初曲阜縣之在曲阜也元
和志有二魯城而云曲阜在縣理魯城中季武子臺及
大庭氏庫及縣理城並在其上是唐縣治曲阜也隋之

故名蓋以此也太平寰宇記與元和志同知宋初因之也若大中祥符之遷于他所明正德七年之仍遷魯城舊治則一統志載之矣何以知明及今之曲阜縣治非古曲阜也今之孔廟爲孔子故宅卽闕里也今之縣學則矍相圃也皆在城中是知爲奄城非古曲阜也

魯都考下

或曰春秋于僖公二十年獨書新作南門耳路寢新廟何以知其一時並作曰以詩知之閟宮之詩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今考春秋僖十五年牡丘之會以救徐也十六年淮之會不言徐人者淮即徐地也于是齊人伐英氏滅項黨囊謂齊桓以淮夷之事委公統率故經畧之久至九月而始歸詩人之言不無誇大然未有絕無影響鑿空爲頌者其即指此役可知則作廟作寢皆在十七年以後可知也然而先作泮宮泮宮之詩亦言淮夷攸服而水經注云孔

廟東南五百步爲靈光殿殿東南卽泮宮是泮宮在奄城猶在未遷以前也而詩亦在閟宮之先然則經度寢廟又在作泮宮之後其與作南門不過上下一兩年之間耳或曰南門卽稷門亦卽雩門也莊十年公子偃竊從雩門蒙皋比而出莊三十二年圉人犖有力能投蓋于稷門是僖公以前早有此門何以知前此之都非在曲阜曰煬公之遷遷其宗廟宮室而已曲阜之城未嘗廢也故自鹿門至爭門齊桓得因其舊而城之鹿爭二門亦曲阜之舊門也何獨南門或曰隱元年左傳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則隱公亦作南門矣何以見僖公

之爲遷曰南門一也隱公之時爲舊都故可以不書僖
公之時則宮室宗廟之所在也故書之門也而猶稱其
爲遷矣曰然則春秋何以不書遷都曰煬公之徙在春
秋前春秋不得而書之也煬公之後歷十餘世生齒日
繁民居益稠益聯兩城而一之矣其遷者不過宗廟宮
室而已閭閻猶昔也非若邢之夷儀衛之楚丘相距數
十百里也不可謂之遷都故不書且僖公既遷曲阜而
奄城亦未嘗廢也成九年定六年皆書城中城中城者
國都之內城此言曲阜也襄十九年城西郛此奄城也
奄城在曲阜之西時已合爲一故曰西郛也左傳以爲

備齊非也齊在魯之北莊九年浚洙乃畏齊而西非齊伐魯之道也城之者自僖至襄歷五君數十年舊都之城或已殘壞故修之而書史缺有間矣然合羣書而參考之繪圖以明之相其形勢核其里數其得失皆可見魯都有二此前人所未及知者因讀史記集解所引世本之言參之水經注元和志而得之證之經史無一不合故詳論之于此繫究之譏非所恤也

闕里考

漢書梅福傳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師古曰闕里孔子舊里也水經注孔廟即孔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是闕里與孔廟孔宅一地也後漢書郡國志魯國古奄國有闕里孔子所居前漢書景十三王傳魯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復壞是闕里在魯城中也國語注韋昭云泗在魯城北水經注曰史記冢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于魯城北泗水上孔叢子曰夫子墓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是魯城在泗水之南也而伍緝之從征

記曰闕里背洙面泗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則闕里在洙水之南泗水之北水經注亦云夫子教于洙泗之間今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從之所也據禮記檀弓曾子言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則從征記及水經注之言不謬是魯城在泗水之南闕里在泗水之北闕里必不在魯城中而與孔廟孔宅非一地矣梅福之言何以舛焉今詳考之闕里葢有三處一爲孔子所居之闕里在魯城中今曲阜縣城中荀子所謂仲尼居于闕黨水經注所謂孔子故宅而後世之廟因之一爲孔子設教之闕里在今曲阜縣城北泗水之北檀弓所謂洙泗之

問家語所謂孔子始教學于闕里從征記所謂背洙面泗者也一爲孔子所生之闕里在今曲阜縣城東南鄒城中卽叔梁公所治之鄹邑也史記索隱所謂昌平鄉之闕里正義所謂故闕里在泗水縣南六十里是也其得名之故則以所居近于闕門故里爲闕里黨爲闕黨亭林顧氏引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證之是也而設教及所生之闕里則後人以所居之名名之明乎此而史志所言皆無抵捂矣水經注于泗水經魯城北言闕里于沂水逕魯縣故城南言孔子宅居一在魯城之北一在魯縣故城中鄹氏雖不以夫子宅居爲闕里然

固判然兩地矣前人但知鄒城與魯城兩闕里之別而不知魯城之闕里又有二故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宅中有廟伍緝之從征記曰闕里背洙面泗即此也元和志云闕里在曲阜縣西南三里魯城中北去洙水百餘步寰宇記云闕里在曲阜縣西南三里魯城中北去洙水百餘步考唐及宋初曲阜縣皆在今曲阜縣之北三里許縣志所謂古城村也孔子宅廟在今曲阜縣城中其皆曰西南三里是也而又引從征記所云背洙面泗北去洙水百餘步則合二者而一之矣地志流傳二書尚近古而可信而

沿譌若此非頼諸史及水經注後人何所取正哉或曰史記云弟子及魯人往從冡而家者百有餘室命曰孔里水經注引譙周亦云然豈即設教之闕里門弟子因而葬孔子于是歟然水經注云今泗水南有夫子冡則夫子墓雖在魯城之北而在泗水之南從征記所云闕里乃在泗水之北非一地也然亦名曰孔里是三闕里而外此又其一矣

孔子不知父墓解

顏母之歿孔子年已二十四歲如檀弓之說則成立既久終母之世不知父葬處常情不然況聖人乎故先儒多疑之高郵孫氏濩孫著檀弓論文謂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十字當連讀爲句蓋殯也問于郰曼父之母兩句爲倒句而江氏永鄉黨圖考申其說曰孔子父墓實淺葬于五父之衢因少孤不親見其實士之淺深不惟孔子之家以爲已葬卽道旁見者亦皆以爲已葬至是母卒欲從周人合葬之禮惟以父墓深淺爲疑如其淺而殯也則可啓而遷之若其深而葬也則疑體魄已

安不可輕動其愼也益謂夫子不敢輕啓父墓也後乃
知其殡爲殯而非葬由問于郰曼父之母而知之如此
讀之可爲聖人釋疑有裨禮經者不淺然以愚觀之猶
未免曲爲解說也以不知其墓連下文殯于五父之衢
爲句則墓字當作柩字方是今經明云不知其墓墓豈
可殯乎于文義不可通矣且防山在今曲阜縣東二十
里與叔梁公所治之郰邑相近而五父衢據各地志皆
在魯城中叔梁公如非殁于治所則郰民不能爲執役
如果殁于郰城則淺葬當在郰城近地何得返殯于魯
城中而郰距魯城五六十里郰民亦豈能奔走遠道親

其役事晏父之母何從知之況衢道非安葬之所旣知在五父之衢卽應知其淺葬又何待問晏父之母乎曰然則孔子果不知父墓抑檀弓誤歟曰檀弓未嘗誤孔子不知父墓亦不足諱也以儒說解經不如以傳解經此其故檀弓自明之矣特讀者忽而不察耳檀弓曰孔子旣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又曰孔子曰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家語申之曰吾從魯遂合葬于防合此二章觀之而孔子不知父墓之故可無疑矣防墓至顏母合葬而後封崇四

尺則當叔梁公葬時不墳可知也不墳則無可識別又殷禮不祔葬孔氏宋之後自用殷禮叔梁公葬時必不爲他日顏母合葬地孔子雖長歲時省視但知父墓之所在而已其安棺之所上下左右固未能了然于心以其未嘗親見也顏母或以少寡嫌不送葬則亦無從指示之至是顏母死而遵周公祔葬之禮又用魯人之合則必啓父之墓見父之棺而後可而叔梁公葬已二十餘年稍差尺寸即恐驚動體魄故必詳慎訪問審知其穴乃敢啓墓而合焉此聖人之所以爲慎也曰殯于衢路是無室廬而道死者不得已之爲聖人忍爲之乎曰

殯者江氏所謂淺葬是也衢旁空地尚可殯棺非暴露也故人見之者皆以爲葬也五父之衢與闕里近考之地志相距不過一里喪事以漸而卽遠葬期已屆旣不可久停于家又不敢以輕率從事故暫殯于衢焉亦以動人之疑而啓其問也所以來曼父之母之告也此聖人之權以成禮也曰若當時無曼父之母顏母其長殯于五父之衢乎曰非也防墓夫子固知之矣殯而有待者欲審知其穴也使終于不知則防墓左右固可祔葬衞人之離未始非周公之禮也但不得同穴如魯人之合耳曼父之母天特假之以遂聖人之孝思也然則不

知父墓曷足爲聖人病記文簡畧而注家失其旨遂啓後代之疑然史記索隱云孔子少孤不的知父葬處非謂不知塋地則小司馬已得其解惜乎後儒復從而汨之首

滅項說

左氏謂魯滅項者非也魯爲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項爲今河南陳州府項城縣相去千里中隔宋國魯不能有其地也何利而爲之先儒歸咎于魯之執政斯時季友已卒行父尚幼卽公子遂公孫敖等無故越境侮兵滅人之國無益于公私而又干霸王之怒此事勢所必無者也公穀以爲齊滅之疑竊中其說謂與襄十年之會柤滅偪陽同例皆蒙上文爲義又謂公歸遲至九月以經畧淮夷之故其說與魯頌合是也蓋當時爲中國患者楚也楚通中國西道由申呂一出而窺周郊躪鄭

許矣東道由光黃一出而蹂陳宋次及于齊會矣召陵一役楚鋒稍挫西方之備固矣楚遂專用力于東方滅黃伐徐所以通東道也于是牡邱之盟伐厲之師皆以救徐而婁林之敗不能得志則以淮上諸夷多爲楚助而諸侯之師遠莫及也于是復會淮以謀之徐蓋與會而不書者淮卽徐地也與盟宿之例同其時兵威旣震淮南北諸夷蓋亦服矣魯頌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指是役也于是遂率諸侯之師以伐英氏經獨書齊人徐人者公猶留在淮經畧淮夷我不與焉故畧之諸侯旣與會則舉霸主統之矣

亦蒙上文之義也惟徐未顯于會又爲之主也故特書之

于是又率諸侯之師以滅項項氏與項皆楚之與國也

伐英氏而楚寇徐之路開滅項而楚寇陳宋之路塞東

方之備亦固矣此齊桓經營霸業之深心大畧也審于

天下阨塞之形考乎古今沿革之變合夫子書滅比事

觀之大概可見矣先儒譏其霸業之衰非也齊距項更

遠必不有其地如晉滅偪陽當時或與陳或與宋皆未

可知惜乎其年桓公遂卒宋襄有大志而無遠畧其地

不能守復入于楚楚乃乘其隙禍中國陳爲齊之盟宋

爲盂之會皆折而入于楚至薄之盟而魯亦服矣經書

齊侯小白卒雖文例大同而合觀上下文其痛惜之意深矣是滅項者春秋之大勢也公穀謂爲齊諱者猶經生拘墟之見哉因彙纂之說而詳論之

春秋大夫賜號說

家語本姓解云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也子孫遂以爲氏族此其說通于春秋今詳論之賜號者非君以號賜之也二十五十各有字而有賜不賜之分者劉原父曰諸侯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之卿再命小國之卿一命其于王朝皆士也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畧稱人隱桓之間去西周未久制度頗有存者是以魯有無駭柔挾鄭有宛詹秦楚多稱人至其晚節無不名氏通矣所謂名氏通者卽所謂賜號也一命

雖達于天子而不告于諸侯不知其名故畧而稱人再命則其名達于天子告于諸侯故書其名三命則名與字皆達于天子而告于諸侯故書其字字者號也以其君請于天子而命爲卿則其字顯于列國故謂之賜號非別有號以賜之也生時之號卽死後之族㳂其字已顯于列國其孫卽以王父之族爲氏列國皆別爲某人之子孫也生未命爲大夫則無號死亦無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嘗爲侯國大夫當再命不宜有三命之大夫或成王以天子禮樂賜魯比于三恪故從大國之例乎隱五年書公子彄卒公子亦號也杜氏宣元年注云公

子者當時之寵號劉原父曰公子雖親然天下無生而貴者是以命爲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爲大夫則得偁名不得偁公子是偁公子與偁氏一例也故翬終隱之世不偁公子未命爲大夫也至桓而偁公子桓命之也春秋之時其命與否未必請于王君命之而已則以其字告于諸侯儼然如王朝之命卿故鄭以伯彄而有祭仲見于經皆僭也然春秋之初猶愼重之至其後則公子無不偁公子大夫無不偁氏者矣故但謂之賜號君專之而已列國大夫見殺出奔皆赴以名而無字然于其命爲大夫之時固以其名氏通矣未得族者如公

子公孫則告其字已得族者則告其氏夫子修春秋因而筆削之其書名者例也其書字者特筆也顧氏棟高大事表謂春秋大夫無書字之例謂列國大夫奔殺必不以字赴魯史何由知其字夫子何由以字褒之是不知以字通于列國者之在前也大夫必書名子突儀父等倘可強以為名如季子來歸齊仲孫來亦得謂之名耶江氏永鄉黨圖考謂命大夫例稱字亦非也管仲謂天子之守國高在高氏固命大夫也而莊二十一年書及齊高傒盟于防又何以稱名耶且諸侯卒名而大夫反字强為之說終非理也今參考經文而斷之曰大夫

之書名例也隱桓之時有特書名而不氏不字者其時命大夫尙少未賜號未賜族者也隱桓以後或系名于公子或系名于字或系名于氏則以同姓無不賜號異姓無不賜族之大夫也然必書其名亦例也其不書名而書字則夫子之書濟也褒之也仇牧荀息何以不褒而名之未命爲大夫則不告于諸侯不知其字故因舊文而名之然比例觀之其褒之意固可見也劉氏炫以季友仲遂爲生時賜族此因家語而誤當時之號固卽後日之族然究不得謂之賜族以族至子孫而始顯也顧氏力辨其非又未知生時有賜號之說凡皆泥于一

偏而不能得其會通者也

齊桓晉文論

吾讀春秋而知齊桓晉文之功不可沒也夫春秋之初何時哉繻葛之役君臣之綱亂矣盟唐會潛中外之防隳矣齊之桓衛之州吁鄭之突文姜哀姜宣姜之婬恣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道亦不可問矣東諸侯之黨既分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如許如紀奔迸死亡之不暇而桀驁者方要結黨援以自固是即合從連衡之意也子突救衛以天子之力順衛國之心而不能助一黔牟惟力是視惟利是爭目豈復識禮義廉恥爲何物哉蓋春秋之初已有將爲戰國之勢而其後自莊僖以至襄

昭列國猶知以辭命爲功以禮義爲美以祭祀燕享朝會聘問爲事以威儀揖讓周旋進反爲能未嘗無篡弑而有時猶能正其名而問其辠未嘗無吞併而有時猶能禮其君而還其地未嘗無戰爭而不至于殺人數萬流血百里百餘年間生民得以休息而士大夫猶明大義者不可謂非桓文之力雖曰假仁假義而既假其名則人皆得以其實責之先王禮樂刑政之遺猶可存于百子什一夫子大管仲之功而許其仁𦍑以此也至于定哀之際而世變復亟矣伯者亦不作矣檜卒章傷天下無王言春秋之始也曹卒章傷天下無霸言春秋之

終也伯者不復作而王者之迹亦不復見矣春秋之朝覲聘享會盟征伐祭祀喪葬弔慶贈答治軍蒐乘之濔授田出稅之制皆王者之迹也雖諸侯未嘗不以私意損益而先王之遺意猶寄於其中所謂存千百于什一也齊之軌里連鄉即比閭族黨之意晉之井牧衍沃即井田之意鄭之鄉校即學校之意故曰迹也熄則流風餘韵蕩然無復有存者矣故夫子傷史闕文馬借人之昔見而今亡舉其小者其大者可知也民於是時其于先王之禮樂教化不獨目所未見亦爲耳所未聞泯泯棼棼好其所惡惡其所好而詩亡矣蓋不但賞罰勸懲

之權無可望於上而是非毀譽之公亦不可見于下人心滅而天理絕矣故懼而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借二百四十年之事以留是非之公于天下後世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言春秋作于詩亡之時而非春秋之託始于詩亡也其始于平王之末者則以見隱桓之際其勢不異于定哀而有桓文以持之故得以復延傷今之不復見則世變將有不忍言者矣故遂絕于獲麟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然既律以是非之公則桓文豈得爲無辠其功過自不相掩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也後之論者不原其時勢而但守崇王黜霸之言詆訶桓文不

直一錢豈知定哀之間復有桓文何至百餘年變爲七國生民塗炭禍若是之烈而隱桓之後若無桓文分裂之象戰爭之慘又豈待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之後哉譬如世家大族田園富有家主既歿嗣子孱弱不能自守內侮外釁皆因而起忽有豪强之僕起而代之力任出納以理其弊雖其顓權而自用挾功以驕主不爲無過而家業得全羣小惕然而不敢動其故主之紀綱濶度亦不至蕩而無餘則固其功也使無其人其瓜分而竊據之者不俟一二傳之後矣若孟子卑管晏之功固自有說當分別觀之蓋論人不可不恕而君子之自命則

不可以苟也至于齊宣問桓文不對而語以王道又有故蓋其時已與春秋不同矣七國之地相鈞力相敵其勢不能以相下而民狃于威習于見聞亦帖然而不敢動固非區區假仁義之名所能懷而服之也齊威朝周而天下固已非笑之矣豈獨桓文即使湯武復生力行德化亦不能舞干羽而使七國稽顙歸命故湯伐桀而先伐韋顧昆吾武伐紂而滅國五十豈好用兵哉固有冥頑而不服者矣當戰國時其勢不盡剗除而易置之則不可以救生民之禍而廣吾惠于天下此孟子所以對梁襄王曰定于一也定于一而後可以如吾意所欲

爲掃除煩苛與之更始以復先王之故惜乎諸侯無能以仁政自強而一之者乃出于秦而生民之禍更烈且然漢高入關約灋三章而秦人大悅其後旣平項羽反者九起至異姓之王消耗盡矣而天下乃得休息則孟子之言亦何嘗不驗哉讀書當論世故識時務者謂之俊傑若乃拾前人之唾餘以論成敗是何足與言天下之事古今之故哉

陳平論

嘗讀史至西漢之初未嘗不廢書三嘆也曰高祖以三尺劍定天下功業之盛未有比隆而三代之風卒不復先王之禮樂卒不作非獨其君上之過抑亦輔相之不得其人也如陳平者不過戰國一策士耳非有經綸之術王佐之才不過挾其詭計以干謁王侯始而干項王不用之漢而盡護諸將始得展其平生之才佐高祖以有天下而史顧艷稱其六出之功亦已誣矣夫計何有秘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王者所爲光明磊落當與天下共見之即兵不厭詐亦何至不忍明言其故千秋後世

將以高祖爲何如人乎夫雲夢之事亦平之秘計也使信有學集天下之兵督其學而致討之反手間耳當楚漢相持高祖能以一騎疾馳入壁取其印而以令諸將豈天下既平反不能令一諸侯邪如其無學執之何名夫兎兔盡良狗烹自古功臣固多不免然兎死狐悲乎獨無恫於心乎當高祖草創之初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平不於此時涵養其性情薰陶其德性而使之僞遊雲夢開其詐譎之端啓其殺功臣之漸異日之英彭醢蕭何獄高帝功臣多不令終未必非平一言之故也且呂后非有跋扈之能桀驁之氣也不過貪戀名

位使子弟長享其寵祿可使平於王諸呂之時正色立朝堅執非劉不王之議后豈能違諸大臣而獨斷哉不於此時面折廷爭而乃曰面折廷爭平不如陵安定社稷陵不如平夫不能面折廷爭安能安定社稷古大臣豈徇人爲說哉幸也酈商之計行而太尉得以入北軍斯産祿可誅耳設呂嬃之言不入呂産之印不與堅守宮門號召諸黨持一節以誅平勃諸人漢之天下亦岌岌乎殆哉安在其能安社稷也其相文帝亦無大節可稱至於以錢穀刑名爲非宰相事尤爲大謬夫不理刑名不知錢穀然則宰相者第恭已無爲遂足畢其職哉

不過一時粉飾之言而乃爲後世庸謹無能者所藉口抑亦陋矣雖然平亦智士也高祖天資刻薄同時功臣多不克終而平獨優游以享其壽其固寵保身亦後世所不可及哉